



中国古典故事精选（五）

中卫
编著

目 录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窦娥冤》	1
引狼入室	2
害人害己	4
六月飞雪	6
父女梦圆	11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汉宫秋》	18
汉宫秋	19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赵氏孤儿》	24
赵氏孤儿	25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李逵负荆》	31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西厢记》	39
巧遇结缘	40
恩女听琴	42
好事多磨	45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墙头马上》	47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牡丹亭》	55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看钱奴》	62
中国古代典籍故事——《左传》	70
退避三舍	73
弦高机智救国	79
郑伯克段于鄢	82
勾践灭吴	88
唐且不辱使命	91
悬梁刺股	92
冯谖客孟尝君	99
中国古代典籍故事——《史记》	105

孙宾与庞涓	107
荆轲刺秦王	112
萧何追韩信	119
项羽本纪	126
淮阴侯列传	131

中国古典戏曲故事——《窦娥冤》

《窦娥冤》是元朝戏曲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品。关汉卿生于 1229 年，死于 1300 年，号已斋，大都(今北京市)人。曾任过“太医院户”，然不屑仕进。他组织“玉京书会”，长期过着书会才人的生活。他和民间艺人、演员歌妓交往甚密，并能亲自登场演出。关汉卿为人桀骜不羁，一生致力于戏剧创作，所作杂剧有 60 余种，今存 18 种，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他的剧作题材广泛，善于通过典型环境与情节的描绘和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在艺术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上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古典戏剧的奠基者，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在世界戏剧史上，关汉卿也完全可与莎士比亚并驾齐驱。

《窦娥冤》大约成书于公元 1291~1302 年，它的特色是曲尽人情，字字本色。作品讲述了窦娥 3 岁丧母，7 岁时抵债做了蔡婆婆的童养媳。成婚不久丈夫去世。一天，蔡婆婆外出讨债，赛卢医想谋财害命，勒死蔡婆婆，被地痞张驴儿父子相救，他们趁机闯入蔡家，威逼婆媳二人嫁给他们父子。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打算毒死蔡婆婆，不料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诬陷窦娥投毒。公堂之上，酷刑没有使窦娥屈服，但为了年迈的婆婆免受刑罚之苦，她含冤服罪。临刑前窦娥发下三桩誓愿：若死得冤，让血全溅在上悬的白练上，让六月飞雪遮尸首，

让楚州大旱三年。三桩誓愿全实现了。三年后，窦娥父亲做了官，窦娥的冤魂要求父亲为她报仇，终使冤情得以昭雪。

《窦娥冤》是中国戏剧史上著名的悲剧，原型取自《汉书·于定国传》中“东海孝妇”的故事。剧本在广阔的背景上，细致真实地描写了窦娥悲剧酿成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酿成悲剧的社会根源。

关汉卿的剧作以刻画人物形象见长，他将戏剧冲突的设置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紧密结合起来，让女主人公窦娥始终处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之中，通过戏剧冲突的一步推进，人物顽强的性格和反抗精神也逐步地突现出来。而作品中对窦娥温情善良一面的描写，则使人物显得更加丰满、真切，并且加深了剧情的悲剧性。

《窦娥冤》的艺术结构历来为人称道。剧情安排疏密相间、繁简得体、引人入胜。作品的语言朴素自然，通俗浅显，对白全用生动的口语写成，准确精炼又富有音乐性。

引狼入室

山阳县城有一户姓蔡的人家，婆媳两人都守寡。蔡婆丈夫死的早，身边只有一个幼子。蔡婆靠放债生活。她的儿媳妇姓窦，小名端云。父亲窦天章因上京赶考缺少路费，把女儿端云给蔡婆当了童养媳，借了二十两白银上路。端云来到蔡家，婆婆给她改名窦娥。和丈夫成亲后不久，丈夫便病死了，婆媳两人相依为命。窦娥很孝顺，蔡婆把窦娥当亲生女儿看待。这一天，蔡婆想起城西开药铺的赛卢医，借了二十两银子，期限早到，讨

了两次不见还债，她命窦娥在家看门，自己到城西去讨。赛卢医是个草包医生，医术很不高明，打着行医的幌子混饭吃。蔡婆到赛卢医药铺时，赛卢医正在算帐，见蔡婆来了，不用问也知道来意。他让蔡婆坐下，盘算着怎样对付这位债主。他对蔡婆说，他手里钱不现成，西边贾村有户人家，男人在外做买卖，女人生病在家，一连吃过几十付药都没给钱。他要蔡婆跟他一块儿去讨。蔡婆讨债心切，便跟赛卢医上了路。

当时正是元朝时代，因连年打仗，田地荒芜。虽然已到播种季节，地里无人耕种，连树上的叶子也是星星点点。赛卢医领着蔡婆来到一片沙岗地，沙地上只有几棵秃柳树，前后左右都看不见村庄。赛卢医忽然大笑起来，说道：“蔡婆子，你真不知好歹！借了你几两银子，便三番五次来讨。今天我给你点厉害，叫你知道我赛卢医不是好惹的！”说着一把将蔡婆按倒在地。他从身上取出条绳子，把蔡婆绑到一棵柳树上。蔡婆求饶道：“赛卢医，你饶了我吧！欠我的钱，我不要了。我身上还有几两银子，也全给了你。”“我饶了你，你回到城里，告我一状，我还不得坐十年大牢！”赛卢医说着把绳子这一头套在蔡婆脖子上。蔡婆高喊“救人”，赛卢医用力一勒，蔡婆觉得两眼发黑，便失去了知觉。

这时，从沙岗后边上来两个人，一老一少。听到喊声，那个年轻的三蹿两跳来到跟前，赛卢医见来了人，一溜烟似地跑了。

来的这两个人是一户无业游民。父亲人称张老儿，儿子叫张驴儿，今天无意中救了蔡婆。蔡婆苏醒过来，谢过救命大恩，张驴儿问：“这个大汉为什么要害你？”蔡婆说：“为了讨债。”张驴儿听蔡婆说讨债，又问道：

“婆婆家里都有什么人？”蔡婆见恩人问话，便如实回答，说家里只有婆媳两个寡妇。张驴儿听蔡婆说完，暗暗高兴。问蔡婆：“我救了你的命，你打算怎样报答呀？”蔡婆道：“救命大恩，理当重报。恩公随我去到城里，自有重谢。”张驴儿说：“不用重谢，把你嫁给我爹，把你的媳妇嫁给我，咱们两家合成一家就行了。”蔡婆原以为遇到了好人，谁想到救自己的是个流氓无赖。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狼窝。她道：“恩公，你要多少银钱都可商量，要我婆媳嫁你父子断然不能！”“什么？不能？好哇，得了活命，还没过河就拆桥。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儿，我照旧还勒死你，看你答应不答应！”张驴儿说着就要绑蔡婆。蔡婆高喊：“恩人饶命，容我想想！”蔡婆没有办法，只好领着张驴儿父子先回城再说。

窦娥在家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盼着婆婆回来，想不到婆婆领回两个野男人。窦娥要多给张驴儿钱，让他们走，张驴儿不肯。婆婆无奈，只好暂留张驴儿父子在家帮工干活。

害人害己

张驴儿父子住进蔡婆家，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蔡婆就像咽到肚里两只苍蝇，想吐吐不出，成了一块心病，身体越来越弱。转眼秋去冬来，蔡婆躺倒在炕上，一病不起。窦娥伺候在身边，不离婆婆左右。请医抓药的事，只好让张驴儿去办。张驴儿想了一条毒计，想害死蔡婆，霸占窦娥。他去抓药时，想顺便买一些砒霜，怎奈药铺不肯卖。张驴儿想：城里买不到砒霜，到荒村小店准能买到。他跑到乡下，遇见了赛卢医。原来赛卢医没把蔡

婆害死，怕吃官司，挪了地方开药铺。张驴儿见是害蔡婆的凶手，心里有了主意，说道：“医生，我向你买一味药。”“什么药？”“砒霜。”“砒霜？这是毒药。你要它干什么？”“干什么你不用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那好，跟我到山阳县城里走一趟！你害蔡婆的案子犯了！”赛卢医想起了这个人是救蔡婆的那个青年，便取出两包耗子药给了张驴儿。张驴儿见毒药到手，撒腿就往回走。赛卢医怕张驴儿再向衙门告他的状，便收拾行李，远走高飞了。

蔡婆吃了几付草药，有窦娥调理饮食，病渐渐好转。这一天，忽然想喝羊肚儿汤，窦娥给了张驴儿几钱碎银，让他去买羊杂碎。买回后，窦娥把羊肚儿洗得干干净净，做了一碗羊肚儿汤。张驴儿在厨房帮着烧火。汤做好后，乘窦娥转身去调料，他把耗子药放进汤碗里。窦娥端汤来到婆婆跟前，张老儿也来看蔡婆。窦娥将汤碗送到蔡婆手里，蔡婆用羹匙舀了一口，放到嘴里咂了咂，觉得不是滋味，说道：“窦娥，本来想喝羊肚儿汤，汤到了嘴边，又不想喝了。”窦娥回头看见了张老儿，便把汤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刚喝下去，就觉得肚子疼，喊道：“驴儿快来！”张驴儿急忙跑进上房，见蔡婆端端地坐在炕上，他爹却躺在地上打滚。张驴儿知道蔡婆没喝羊肚汤，又气又恼，嚷道：“爹，你是怎么了？”工夫不大，张老儿断了气。张驴儿哭着说：“爹，你死的我好明白呀！”

蔡婆见张老儿暴死，吓得浑身打战。还是窦娥有些胆量，问张驴儿道：“你明白什么？”“明白什么？分明是你嫌我爹在你家吃闲饭，羊肚儿汤里下了毒，把我爹毒死了！”“你胡说！羊肚儿汤是做给我婆婆喝的，做时你一直在跟前，怎说我想害死你爹！”“你别嘴硬，我爹口吐

鲜血，躺在地下。他平时无病无灾，不吃毒药，怎么会死？”窦娥想起刚才做汤时，张驴儿一直在锅台边转悠，莫非是他在汤里下毒？便道：“张驴儿，羊肚儿汤里分明是你下了毒！”张驴儿一跳三尺，嚷道：“你胡说！我怎么能害我亲爹？”“你是想害我婆婆！”“我是她的救命恩人，怎么会去害她？蔡婆婆，我爹的死尸就躺在你屋里，你看该怎么办吧？”张驴儿见辩不过窦娥，又冲蔡婆婆使威。蔡婆婆看着地下躺着的张老儿，战战兢兢地说：“张驴儿，老人家已经死了，先去买付好棺材盛殓起来，然后再商量。叫老人家躺在这里，咱们于心不忍呀！”“你想了结这件事？可以官了，也可以私了。”蔡婆最怕去见官，问道：“私了怎样呢？”“私了好说，把窦娥嫁给我，我把我爹就入殓埋葬了。”窦娥一听，勃然大怒：“你休想！”蔡婆看着死尸，恨不得立即把这事平息了，也劝窦娥道：“媳妇，你就答应了吧！”窦娥听婆婆也这样说，伤心地哭了：“妈，你也来逼我，我宁肯一头撞死，也不嫁这个流氓无赖！”张驴儿一捋袖子去拉窦娥：“那好，咱们就官了！”窦娥甩开张驴儿道：“官了就官了，行得正不怕影子歪，难道还怕你不成？”说罢迈步就往外走。蔡婆也顾不得有病了，随后追了出来，说“窦娥，咱们再商量商量！”“跟一个恶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窦娥回答一声走出大门，直向山阳县衙门走去。

六月飞雪

山阳县是楚州首县，楚州衙门就设在山阳县城。张驴儿不奔县衙，直奔州衙。

楚州的州官名叫桃机，是个贪财的官。常言说：“衙

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张驴儿常年在外闯荡，懂得这个道理。窦娥先出门，他后边诈了蔡婆一大笔钱，带着银子去告状。桃机升了大堂，张驴儿被带到堂下。桃机一拍惊堂木，喊道：“下边跪的你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冤枉，竟敢上州衙告状？”张驴儿道：“小人名叫张驴儿，父子以帮工为生。因为救了蔡婆的性命，蔡婆把我父子留在家里。我爹年老体弱，蔡婆嫌他吃闲饭，汤里下毒，将我爹活活毒死。现在死尸还躺在她屋里。求青天大老爷给小民做主。”桃机问道：“你说蔡婆毒死你父亲，有什么作凭证？”“我爹口吐鲜血死的，不是下毒怎会吐血？再说，不是蔡婆害死的，她怎肯给了我许多银子？”桃机听见银子，眼也瞪圆了：“可有证据？”张驴儿从怀里掏出二十两一锭的大元宝，一共四锭，白花花地放在桃机面前，轻声说道：“老爷，这是给你的，要证据我再拿来。”桃机见了银子，眉开眼笑，喊道：“去带被告！”两个衙役把蔡婆和窦娥带到了州衙大堂。桃机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大胆的刁妇，你们是怎样毒死张驴儿父亲的？从实招来！”蔡婆早吓得魂飞魄散，窦娥也觉得胆战心惊：“回禀大老爷，小妇人婆媳并没有毒死张驴儿父亲，他父亲是张驴儿毒死的。”“胡说！”桃机又一拍惊堂木：“大概你就是窦娥，人不大，胆子不小，竟敢信口开河。世上哪有儿子毒死老子的？”“大老爷容禀，是张驴儿想毒死我婆婆，在羊肚儿汤中下了药，他父亲误喝了羊肚儿汤，中毒身亡。”“你说张驴儿下毒有何凭证？是你亲眼看见？”“没有。”“既没有亲眼看见，竟敢血口喷人，实实在在是个刁妇！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给我打！”衙役抽出一条刑杖，在窦娥的臀上腿上乱打一通，只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浸透了衣衫。窦娥哪里吃过这样的苦

头，不到片刻工夫，就疼得闭了气，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蔡婆见窦娥昏死过去，大哭道：“媳妇！”桃机吩咐道：“冷水浇醒！”一个衙役端来一盆凉水，向窦娥头上泼去。窦娥一激凌，醒了过来。桃机又一拍惊堂木：“说，是不是你下毒害死了张老儿？”窦娥有气无力地说：“不……不是，是张驴儿下的毒。”桃机大怒：“还敢嘴硬，再给我打！”衙役抄起刑杖又是一顿痛打。窦娥已经浑身是伤，伤上加刑，越发疼痛难忍，又昏了过去。这样打昏了喷醒，喷醒又用刑，窦娥依然不肯招认。桃机见窦娥十分嘴硬，看蔡婆吓得趴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忽然有了主意，大喊一声：“带蔡婆！”两个衙役像鹰抓小鸡似地把蔡婆揪过来。桃机喝道：“蔡婆，家有数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人，窦娥谋害张老儿，定是你的主意。她不说你说，说了饶你不死！”蔡婆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我真不知道毒死张老儿的事呀！”桃机喊：“你也想受刑，看你上了年纪不用重刑。来人，把她拶起来！”一个衙役拿来了拶子。拶子是古代一种刑具，用六块小竹片排在一起，上边交错着穿四根麻绳。用刑时，让受刑人双手合掌，将竹片夹在指缝中间，两人用力拉绳，竹片夹着手指，越夹越紧。十指连心，受刑人很难顶得住。今天，衙役将拶子套在蔡婆手指上，两个衙役拉住绳子，还没用力拉，蔡婆就高喊：“老爷饶命吧！”桃机道：“想不受刑，就招供。是不是你的主谋，命你媳妇下毒害死张驴儿父亲？”“老妇人冤枉！”桃机大喊：“用刑！”两个衙役一用力，蔡婆疼得头上滴下了黄豆大的汗珠，嘴里闭了气。桃机喊：“松刑！”两个衙役一松绳子，蔡婆也缓了过来。“蔡婆，说！你是不是下毒的主谋？”“我，我……不是……”“再用刑！”两个衙役又要用力拉绳子，

窦娥见婆婆手指被夹出血来，心如刀割。急忙爬上前去说：“不要用刑，我招！”桃机问：“怎么，你招？”“是我看张驴儿父亲在家吃闲饭，汤中下毒，把他毒死的。”蔡婆听窦娥屈招，大哭道：“媳妇，你不能屈招呀！”桃机喊：“你不让她说，你说！”窦娥一咬牙说：“我已经说了，毒死张驴儿父亲与我婆婆无关，全是我一人所为。”桃机得意地笑了。

中国古代处斩囚犯，一般是春审秋决。杀人多在秋后，元代法律混乱，有法也不依。有些案子，行文批复了以后马上就地处决。正当六月天，窦娥的案子批复下来：就地处决。这天，天刚亮，狱门外有人喊：“带犯妇窦娥！”两个穿红衣服的大汉，每人手里提了一把大刀，把窦娥拉出狱来。窦娥抬头看了看天，天阴的像个锅底，乌云遮住天空，看不见一丝太阳光。窦娥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天哪！你怎么就不肯睁睁眼哪！管善恶的神灵都哪去了？为什么叫恶人逍遥法外，要屈杀我窦娥呀！”窦娥边走边喊，街两边的观众，不少人都落下泪来。

“别喊了，快走！时辰快到了！”刽子手催促窦娥。窦娥见来到了十字街口，忽然想起了婆婆。婆婆如果看到她这个模样，还不活活吓死，便向刽子手说：“两位大哥，你们发发善心，咱们别走前街，走后街吧！”刽子手不明白她的意思，问道：“这为什么？”“我婆婆看见我会吓死的！”“你死到临头，还管别人，走！”刽子手不听窦娥的，直向前街走去。蔡婆听见街上人声吵嚷，也出门去看。见刽子手推着窦娥来到近前，她才认出是自己儿媳妇。喊了声“窦娥！”扑了上去。衙役们急忙拦住她喊：“处决囚犯，不能靠近！”窦娥怕叫婆婆看到，还是叫她老人家看见了，便哀求道：“大哥，她是我婆婆。既然见

面了，就叫俺婆媳说句话吧！”刽子手看着婆媳二人，也觉得可怜，便停下脚步。蔡婆看着窦娥，只是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窦娥道：“婆婆，你别哭了。媳妇只求你一件事，我死后，你看在咱婆媳份上，买口薄棺木，把媳妇埋葬了。每年清明，在媳妇坟上烧张纸钱。万一我爹回来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是被杀死的。我爹如果知道，就把他心疼死了！”窦娥说着也哭了起来。刽子手见窦娥说完，推起就走。蔡婆哭喊着跟在后边。

法场上早已戒备森严。监斩台上高搭席棚，桃机坐在棚里。刽子手将窦娥推到台上，只等午时一到，便命令行刑。

这时，窦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和胆量，冲桃机骂道：“赃官，你冤杀好人，天理难容！”桃机大叫：“你死到眼前，还喊冤枉，我倒要听听你冤在哪里？”窦娥对桃机说：“我提一件事，不知你可敢答应？”“你说！”“临刑前，在我身后立一根高杆，上悬丈二白绫。我要让我的一腔热血溅到白绫之上，证明我窦娥死得冤枉！”桃机想，一腔热血怎么能飞到丈二白绫上。便吩咐衙役们埋高杆，挂白绫。窦娥满腹冤愤，继续喊道：“老天爷，你如果还有天理，我死后，六月天你要天降大雪，把我掩埋起来，证明我的冤枉！”桃机见木杆埋好，喊道：“时辰已到，开刀！”刽子手推着窦娥往白绫下跑，窦娥又喊：“赃官！你屈杀窦娥，我要叫你这楚州大旱三年！”刽子手手起刀落，窦娥人头落地。说来也怪，她的尸首没有立刻倒下，一腔鲜血竟然直飞上空，一滴不剩地都溅到白绫上边。这时，乌云更浓，冷风嗖嗖，刑场上的人冻得浑身发抖。只见漫天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一刹时，地上积雪盈尺，将窦娥的尸体掩埋起来。桃机吓得

面如土色。以后楚州真的大旱三年。

父女梦圆

窦天章自从将女儿端云送往蔡家，自己晓行夜宿来到大都。元代时的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是全国政治中心。当朝皇帝是蒙古族，他为了拢络汉人，继金国的制度，依旧开科考，选人才。窦天章来到北京，因思念女儿，饮食不调，竟闹了一场大病，误了科考日期。病体稍愈，银子也花了个干干净净，便在京城卖文度日。今天给这家写封信，明天给那家写契约，勉强糊口。以后又经历了两次考试，都未考中，便心灰意冷，想回家又无路费。这天喝了几口闷酒，醉在大街上。正遇礼部侍郎程皓从这里路过，见一个醉汉倒在路旁，便命侍从将窦天章唤醒。问话中间，程侍郎听他的口音似是同乡。一问果是楚州人，便将窦天章带回府去。在叙述中，知窦天章满腹文才，只因考场黑暗，才未能考中。程皓念在乡里情份，便将天章留在身边，终日抄抄写写，抽暇温习功课。又一次考期来临，主考官偏偏是程皓大人。窦天章心中高兴，一考便中了第十名进士，他亲笔写了封信，连喜报一起，命人送往楚州蔡婆家。去的人扑了空，又将原信带回，告诉窦天章，数年前淮河发水，这一带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蔡婆一家生死不明，不知去向。窦天章听说女儿惨遭不幸，大哭了一场，只好打消了父女团聚的愿望。因有程皓保荐，窦天章官运亨通。几经转任，被朝廷任命为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到两淮地方检查案件，平反冤狱，访拿贪官污吏。朝廷准他先斩后奏，便带着人役，离开京都，直奔楚州。到了楚州

地界，正是秋收季节。田里庄稼枯焦，不见收成。闻听人说，楚州城出了一桩奇案。一个姓窦的寡妇，下毒药毒死她婆婆的救命恩人。临刑时高喊冤枉，向州官立了三桩誓愿：被杀后，血溅丈二白绫；六月飞雪掩埋尸体；楚州还要三年大旱。从六月到现在两个月了，楚州果然滴雨未落。窦天章听见，心中一动：这倒是一桩奇案。血溅丈二白绫，六月飞雪，世上少有。这个女子竟也姓窦，到楚州后倒要仔细查上一查。

楚州太守桃机，本已调离楚州，荣升他任，但尚未登程。听说来了钦差大臣，心里有点慌张。他收拾了许多黄金、白银、珍宝、古玩，准备给钦差大人送礼。他相信“有钱能买鬼推磨”这句话。这天，他和山阳县令及六房典史来到长亭迎接，将窦天章接进馆驿。窦天章吩咐楚州和山阳县，将近年来的大小案卷，一并呈来，以备审阅，有送礼的一概不收。桃机的礼物未送出手，就被打了回去。

吃罢晚饭，窦天章从许多案中翻出窦娥毒药害人命一案。他挑高蜡烛，见案卷上写：“查犯妇窦娥，年方二十一岁，配夫蔡某。丈夫早亡，其婆母蔡氏，亦系寡居。婆媳相依为命，本应安分度日，怎奈窦娥生性凶顽，竟嫌其婆母的救命恩人张驴儿父亲在家闲居，便在汤中下毒，药死张父。杀人偿命，乃朝廷法律。今判决斩刑，立即处斩……”窦天章觉得奇怪，犯妇姓窦，不仅与自己同姓，还与端云孩儿同岁。她婆母偏也姓蔡，也是个寡妇，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莫非这个窦娥真是端云儿？不会，端云自幼聪慧，年纪虽小，颇懂礼仪，怎能下毒药害人？窦天章再细审案卷，觉得案子中有些事情，很值得推敲，窦娥的供词说：她婆婆有病，想喝羊肚儿汤。

她在羊肚儿中下毒，毒死了张父。她要害张父，为什么平时不在张父饭中下毒，偏在她婆婆的羊肚儿汤中下毒？窦娥是个少年寡妇，经常不出门户，她从哪里买的毒药？既是毒药害人，为什么这个案子不追查卖药之人？窦天章越看越生疑。他打定主意，在楚州先从这件案子查起。

也是窦天章思念女儿心切，这天夜里，睡梦中见进来一个人，冲着他喊爹爹。窦天章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你女儿端云。婆婆给我改名窦娥。我到蔡家后，婆婆待儿很好，长大后成了亲，不幸丈夫早死，婆媳两人相依度日。孩儿盼望爹爹早日回来，一直不见爹的音信。爹如早几个月回来，孩儿便不会被冤死。如今爹回来了，咱们只能在梦中团圆了。望爹爹给孩儿报仇，孩儿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说完飘然而去。窦天章喊：“端云，窦娥，我儿回来！”直到喊醒，竟是一梦。

第二天，窦天章来到州衙。桃机率人役恭迎衙前。窦天章对桃机说：“昨夜看窦娥案卷，疑点很多。我要重新审理。”桃机心中吃惊，表面上假装镇静。说道：“听从大人安排。”窦天章命衙役先将此案原告张驴儿找来。衙役来到张驴儿家，张驴儿正在家中聚赌。他把蔡家前院变成了赌场，每天赌得很开心。今天正吆喝着“四五六”，骰子在碗里滴溜转。衙役们进来了。“张驴儿，你的案子犯了！”“我的什么案子犯了？”“窦娥杀害你爹的案子犯了，大人传你去过堂。”张驴儿心里一惊，拿出几两碎银，送到衙役手里。说：“班头哥，别嫌少，买碗茶吃。”说着跟衙役来到楚州州衙。

窦天章看了看张驴儿，只见他长得横眉竖目，不像个善良人。问道：“你是张驴儿？”“小人是张驴儿”“窦娥怎样药死你父亲，你从实说上一遍。”“大老爷，这案

子不是已结了，凶手已伏法了吗？”“大胆！我知道案子已结，凶手已死，难道本钦差不可以重问一问吗？”“可以，可以，请大人问话。”张驴儿刁蛮成性，这时跪在钦差大人面前，尽管心里害怕，却装着满不在乎。窦天章问：“你们父子在蔡家住了多少时日？”张驴儿掐着指头算：“一共是一年零三个月。”“你说说蔡家平时怎样过日子？”“蔡婆放债为生，放债讨债都是她。我父子到她家后，我也帮着讨过几笔债。窦娥在家操持家务，因我爹只吃闲饭，窦娥看不惯，才起了害人之心。”“窦娥可去讨债？”“她不常出门。”窦天章道：“你要说实话。”“小人说得没有半句谎言。”“我再问你，你是怎样搭救蔡婆的？”“是她去找赛卢医讨债，赛卢医欠债不还，图财害命，要勒死蔡婆，被我撞见，救了她的性命。”“赛卢医呢？”“逃掉了。”“蔡婆回家后，为何不报官捉拿凶犯？”“小人不知她为什么不报官。”窦天章心里想，蔡婆为什么不报官捉拿凶手呢？叫人生疑。他又问道：“蔡婆生病，谁去给她请医抓药？”“这些活儿都是小人替她们干。我操持着她们半个家务，她们还忌恨我爹。”问到这里，窦天章已经对案情掌握了十之八九。他道：“张驴儿先回去，听候再传。”“是！”张驴儿高高兴兴回去了。原来心里还有几分担惊，如今都被风吹散了。

窦天章让张驴儿走后，又命人役去传蔡婆。蔡婆在窦娥被杀后，买了棺木，雇人埋葬了窦娥，在媳妇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她很清楚媳妇屈招杀害张父，是怕自己受刑。她想起窦娥平时的孝顺，越哭越伤心。从坟上回来，又大病了一场，身边没人伺候，只好自己挣扎着照顾自己。这天，衙役来传她上大堂，她心里倒不怕了，媳妇已屈死了，只剩下她，早已不想活在世上，和媳妇